



丈夫是居家三年的老“煮夫”，自己则是一个皮具公司的老板，精明干练，做事果敢，家里家外都是一脸严肃。这是袁莉在《婚姻保卫战》里饰演的兰心，一个标准的女强人形象。她和黄磊做搭档，演绎了一个与传统截然相反的“女主外男主内”的新型家庭。

“女强人都是逼出来的”

本报记者 赵晓峰

谈到新近热播的《婚姻保卫战》里的角色，袁莉告诉记者，兰心外表很时尚，貌似女强人，甚至有点女疯子，其实内心很家庭、很传统。她经常埋怨丈夫许小宁甘愿在家里做“煮夫”，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在外搏杀，而是将生活的重担交给自己。但是当自己遭遇挫折打击生病之后，她才知道许小宁为了家庭的幸福做了多少牺牲。“其实兰心有很多毛病，都是丈夫给惯出来的，但后来，又被丈夫治好了。”袁莉如是说。

袁莉此前饰演过很多类似的女强人，但她却说，其实自己是一个内心软弱的人。“真实生活中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依靠人，也没有什么主见。外表的强势都是装出来的，或者说是被逼的。有点像兰心，虽然在外面雷厉风行，但是回到家里却依然柔软，希望丈夫可以依靠。也许，每一个女强人的内心深处，都是渴望被爱与关怀的。”

日前，围绕《婚姻保卫战》引发的情感话题，袁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采访过程中，袁莉快人快语，爽朗的性格表露无遗，只是谈及感情问题时，豪气“大女人”风格急转直下，变得害羞、语顿，记者问她现在是否找到意中人时，袁莉害羞地说：“这个问题……我不回答啊，嘿嘿。”

不是“女强人” 我是很女人的女人

齐鲁晚报:《婚姻保卫战》中你饰演女强人，生活中的你是怎样的性格？

袁莉:生活中的我绝对不是个女强人，我其实是个喜欢依附别人的人。只不过我留短发、穿着帅气的打扮，喜欢男孩子私下称呼我“哥们儿！”喜欢帅帅的，简单明了地做事情。

齐鲁晚报:面对亲密爱人时，你是怎样的态度呢？

袁莉:我可是个很女人的女人，在他面前，我一定作小女人状，温柔如水。陷入爱情中一定会很迷茫，那时的我没有主意的，完全不动脑子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让我往东走，我一定不会往西。

齐鲁晚报:那这样不是很容易失去自我？

袁莉:我喜欢失去自我，嘿嘿。因为戏里面，我老是有自我，这样活着好辛苦。我不会掌控我的爱人，只会安心顺意被他调控，最好连我今天穿什么衣服，都帮我搭配好，这样的话，女人可以变得很幸福，可以偷懒，呵呵。

不想当“一姐” 我是个毫无理想的人

齐鲁晚报:据说你会把你写的书法贴在台灯旁边。

袁莉:不是，就是把它放在那边，灯打过来，比较透一点，好看一点。

齐鲁晚报:你是不是很自恋啊？

袁莉:我不自恋，我家里没有一张我的照片。

齐鲁晚报:你不挂照片就证明你不自恋吗？

袁莉:我觉得我真的不自恋。

齐鲁晚报:不自恋你做演员干嘛？

袁莉:我也问我自己啊，我并不想做演员要做到什么。我从来没说过我想做演员，我永远都不知道我想做什么，我就像蔡琴唱的那首歌，顺一点走到今天的。有很多人理想，就觉得要做演员，要在这个圈子里打拼，就要成为一姐。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可我一点都没有这样的理想。我觉得好累，听着都累，我就是给我什么，很容易地把它完成就行了。就像一个算命的说我就是一辈子做伶人的命，我听着心里好悲哀的感觉，所以我没有理想，也一点都不自恋。就像王京花跟我说的，求求你别这么穿出来好不好？自信到顶，才能这样出来，你看经常有人偷拍你，还是会被拍到的。但是我一旦被偷拍还会有侥幸心理，就想，还好今天化了妆了，穿了一件像样的衣服被偷拍到了。不然我真的会穿拖鞋到楼下买冰棍吃，非常邋遢。

不在戏外哭 演员要快速入戏出戏

齐鲁晚报:你都在什么时候哭，大哭？除了演戏之外。

袁莉:都是在戏里。

齐鲁晚报:戏外呢？

袁莉:失恋的时候会哭，但是我哭5分钟就完了。我发现演戏让我得了一种病，很快入戏，很快出戏。演戏会让我一天拍两三场戏，四五场戏，七八场戏，投入了感情，但是导演跟我说停，我就得停。导演说停，演员就像刹车一样，演员就要像最好的车一样，一下子就到达极限，停的时候马上刹车，要很快。所以在生活中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，我哭，第二天还要哭，正常人可以延续这种悲伤，但我作为演员，必须很快就可以入戏，很快就可以出戏。

不喜欢生人 我是个很封闭的人

齐鲁晚报:完美对你那么重要吗？

袁莉:当然重要啊，如果这个剧本不好，我不看中的。

齐鲁晚报:那么迄今为止你认为你拍过的最完美的戏是什么？



袁莉身上的“戾气”

多次采访过袁莉，知道她的脾气大，很多人甚至说她身上有股“戾气”，有时很慑人。

问起袁莉有关戾气的问题，她笑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有一天有个算命的拿我的手，一看，一只标准的伶人大手，我就想，难道这辈子我就一定要做个演员吗？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，如果你说什么事情有什么不平衡，我就不想做这个事情很久了，我就觉得没意思，老被人控制，老是被动地做一些事情，老是被评论来评论去。有时候我去剧组拍戏，我真的有点像小朋友被父母送到幼儿园的感觉，那小朋友可以又哭又闹地跟父母说不愿进幼儿园，我没办法只能自己忍着，到剧组门一关，我也不跟任何人说话，我最怕的就是晚上要 eat 一个开机饭，然后跟各种人都要见面，什么摄影师、导演、演员的，我那时候有种忧伤的感觉，我很不喜欢这个新环境，又要去认识一拨新的人，我就非常害怕去外地，比如说我到 一个地方，我要先见一下当地的官员，官员就问袁莉啊，杜小月啊。我心里好难过。”